

shi jie zhong pian xiao shuo jing dian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

SHENG DAN JIE DE GU SHI

圣诞节的故事

● 郑林秦灯 编

卡门
琴声如诉
圣诞节的故事
伤心咖啡馆之歌
小矮人
红木
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人们
枯枝败叶

梅里美
玛格丽特·杜拉斯
V.S.奈保尔
卡森·麦卡勒斯
弗·纳博科夫
皮利尼亚克
村上春树
加西亚·马尔克斯

经济日报出版社

非常
经典



圣诞节的故事

● 郑林秦灯 编

shi jie zhong pian xiao shuo jing dian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

梅里美
玛格丽特·杜拉斯
V·S·奈保尔
卡森·麦卡勒斯
弗·纳博科夫
皮利尼亚克
村上春树
加西亚·马尔克斯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圣诞节的故事:世界中篇小说经典/郑林等编.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 5

ISBN 7-80180-048-6/I·002

I. 圣… II. 郑…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366 号

圣诞节的故事

编(著)者	郑林 秦灯
责任编辑	叶俭
责任校对	裴玲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63567690 63567691(编辑部) 63567683(发行部)
网 址	edp.ced.com.cn
E-m a i l	edp@ced.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mm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0-048-6/I·002
定 价	28.00 元

SHENG DAN JIE DE GU SHI



目 录

卡门	[法国]梅里美	余中先译(1)
琴声如诉	[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	王道乾译(76)
圣诞节的故事	[英国]V.S.奈保尔	陈鹤译(146)
伤心咖啡馆之歌 ...	[美国]卡森·麦卡勒斯	李文俊译(167)
小矮人	[美国]弗·纳博科夫	石枕川译(236)
红木	[俄罗斯]皮利尼亚克	石枕川译(260)
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人们		
.....	[日本]村上春树	成城译(309)
枯枝败叶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刘瑛译(341)

目
录

卡 门

梅里美(1803~1870),法国著名作家。生于巴黎伏尔泰派的画家家庭。1829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这是他作品中最享盛誉的部分。183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镶嵌集》。1840年和1845年。发表了两篇最优秀的作品《高龙巴》和《卡门》(又译《嘉尔曼》)。他的中短篇几乎都描写异国情调、惊险奇遇、报仇凶杀。《卡门》生动地描写了吉卜赛人的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卡门酷爱自由,在爱情中也独立不羁。这个形象糅和了灵敏、机巧、泼辣、大胆等特点,富有浪漫情调。《卡门》最鲜明地体现了梅里美的艺术风格。他的文字流畅自然,清朗明丽;情节曲折有致,富于异域情调;人物个性张扬,颇具传奇色彩。

女人虽刻毒,亦曾两度美;
一度新婚床,二度亡命鬼。

——帕拉达斯^①

我总是猜疑,那些地理学家在不知所云地信口开河,他们

^① 帕拉达斯(公元五世纪时人),希腊作家,活动在亚历山大城。

明确地认为门达战役^①的遗址处于巴斯图利一波尼地区,离现今的门达不远,在马尔贝拉以北大约两里远的地方^②。根据我自己从无名氏的著作《西班牙战争》^③中所了解的,以及从奥苏纳公爵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④中收集到的资料来推测,我认为应该到蒙蒂利亚^⑤附近去寻找那个值得纪念的地点,凯撒曾在那里孤注一掷地与共和国的精英们决一死战。1830年的初秋季节,我正好在安达卢西亚,便作了一次相当长的远足,以求弄明白我心中犹存的疑点。我希望,我不久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⑥,能使所有那些信实的考古学家心中不留下丝毫疑虑。不过,在我的论文尚未将困扰着整个欧洲学术界的这一地理问题最终解决之前,我想先给诸位讲述一个小故事,它丝毫不会对门达古战场的有趣问题下什么断言。

我在科尔多瓦雇了一个向导和两匹马,带着我惟一的行李,即那本凯撒的《高卢战纪》和几件衬衣,就出发了。一天,我在加尔塞纳平原的一处高地上东游西荡,在烈日的照耀下,我疲惫不堪,口干舌燥,真想把凯撒跟庞贝的两个儿子一齐打

① 门达为西班牙一古城。门达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5年,凯撒领军与庞贝的两个儿子克内伊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大战一场,凯撒克服了地形不利的困难,拼死奋战,涉险获胜。

② 巴斯图利-波尼为古代西班牙一省。马尔贝拉为西班牙一地中海小港,位于直布罗陀和马拉加之间。

③ 原文为拉丁文。这部著作为罗马或西班牙一无名氏军官所作,记叙了凯撒远征西班牙的许多资料。

④ 奥苏纳公爵,生平不详。那座图书馆在马德里,本小说作者曾去那里查阅有关资料。

⑤ 蒙蒂利亚位于西班牙科尔多瓦省,在该省省会科尔多瓦市南面约五十公里。

⑥ 这一论文始终没有发表。不过,作者在《考古研究》杂志上,倒是发表过文章,论及门达战役的地点问题。

发去见鬼。突然,我发现,在离我正走着的小径很远的地方,有一片碧绿的草地,上面还零零散散地长有灯心草和芦苇。这在向我预示,附近有一处泉水。果不其然,等我走近一看,所谓的草坪原来是一片沼泽地,有一条小溪,流到这里便消失了,这条溪流可能源自卡布拉山脉^①两个高高的支脉之间一处狭窄的峡道。我断定,如果溯流而上,我必能寻得更清冽的泉水,水中没准不会有那么多的蚂蟥和青蛙,甚至说不定还能在岩石之间找到一个阴凉地呢。

一进入峡道,我的马就嘶鸣起来,另一匹我见不到的马,也立即应声嘶鸣。我刚刚行了百余步,峡道便豁然开阔起来,为我呈现出一个天然的圆形剧场,四周岩石林立,把这片场地完全遮了荫。对旅行者来说,恐怕不可能找到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休息了。在刀削般笔直的岩石脚下,泉水奔腾激越,泻入到一个小水池中,水池底上铺有一层如雪一般白的细沙。五六棵挺拔苍翠的橡树,峙立于池旁,终年不遭风吹,又得泉水滋润阴凉,伸出浓密的枝叶,为水池撑开了荫伞。最后,泉水边还有一地细细的青草,油绿油绿的,提供了一张舒服的床,在方圆十里地以内的任何客店中,都找不到这么舒服的睡床。

我不能自诩有幸首先发现了这一如此美妙的境地。等我进入其中时,已经有一人休息在那里了,而且无疑还睡着了。他被马的嘶鸣惊醒,站起身,走到他的坐骑旁,那匹马正趁主人睡觉之际,在附近饱饱地美餐了一顿青草。此人是一个壮实的青年男子,中等身材,外表十分粗壮,目光阴沉而坚毅。原本可能十分漂亮的皮肤,由于风吹日晒,颜色变得比他的头发还深。他一手牵着马缰绳,一手握着一枝铜质的喇叭口短统枪。我得

^① 卡布拉山脉位于蒙蒂利亚以南十五公里处。

承认,一开始,那枝短统枪和持枪人一脸的凶相使我不无惊诧。不过,由于我听说强盗的事多了,而又从来未曾遇到过,我便再也不相信有什么强盗了。再说,我见到过那么多正直诚实的农民武装到牙齿地去赶集,所以,看见一把枪并不能使我就此怀疑那陌生人的道德品质。“而且,”我这么自忖道,“他又能拿我的衬衣和艾尔泽维尔版^①的《高卢战纪》怎么样?”

于是,我对那个握着短统枪的男子亲热地点了点头,微笑着问他,我是否搅散了他的好梦。他没有回答,却把我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随后,仿佛满足于他的检查,他又怀着同样的专注神情,打量起我那个正走近过来的向导来。我看到向导脸色发白,停住了脚步,显出十分恐惧的样子。“糟了,碰上坏人了,”我心说,但是,谨慎心立即提醒我,不要表露出丝毫的不安神态。我跳下马来,让向导卸下鞍鞍,走到泉水边跪下,把我的脑袋和双手浸到水里;然后肚子贴地趴下来,就像基甸^②手下没出息的士兵一样,饱饱地喝了一大口水。

这时,我注意观察着我的向导和陌生男子。向导十分勉强地走近来;陌生男子仿佛对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他已经松开了马缰绳,而他那先是平举着的短统枪,现在已经枪口冲地了。

我认为不应该为别人对我的冷淡不尊而生气,就在草地上躺下,满不在乎地问那带短统枪的汉子,他身上有没有打火石;同时,我掏出我的雪茄烟盒来。陌生人始终不做声,在他

① 见原书第146页注。

② 据《旧约·士师记》第7章记载,上帝让基甸在出征前考验自己的士兵:让他们去喝湖水,结果,许多士兵趴在地上舔水喝,上帝认为他们没出息,均淘汰之;而用手捧着水喝的士兵有三百人,上帝认为他们是好兵,均留下出战。

的口袋里紧掏一气，摸出他的打火石来，急忙帮我点火。很明显，他现在和气多了，因为他已经坐到了我的对面，尽管手里的枪一直还没有放下。我的雪茄点燃之后，就在剩下的雪茄中选了一枝最好的，问他抽不抽烟。

“抽的，先生，”他回答。

这是他让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我注意到，他发“s”这个音时并不像安达卢西亚人那样^①，故而得出结论：他同我一样也是一个旅行者，只是不像我那样是个考古学家。

“您会觉得这一枝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给他递上一枝真正的哈瓦那优质雪茄。

他对我微微地点了点头，用我的雪茄点燃了他那枝，又点了一下头向我表示道谢，然后露出十分愉快的样子，抽了起来。

“啊！”他高声叹息道，同时让第一口烟从嘴巴和鼻孔里慢慢地喷出来，“有多长的日子我没有抽烟了！”

在西班牙，送人一枝烟并被人接受，就算是两人之间建立起了友谊；这就如同在东方，人们分享面包和盐一样。我那位汉子显得比我预想的要更健谈。不过，他虽然自称是蒙蒂利亚区的居民，却似乎对此地不甚熟悉。他连我们所在的这可爱的小山谷叫什么名都不知道，附近村庄的名字，他连一个都叫不出来；最后，当我问他，在附近他有没有见到过断壁残垣，卷边的大瓦和雕刻的石头等等，他老实地承认，他从未注意过诸如此类的东西。相反，他对马匹表现出十分内行。他批评

① 安达卢西亚人把“s”读成嘘音，同柔音“c”和“z”相混淆；西班牙人把这后两个音发得跟英语中的“th”一样。所以只要听“Señor”（先生）一词的发音，就可以认出一个人是不是安达卢西亚人。——原注

我的马,这还不算是太难的事;然后,他对我讲述他那匹马的血统,它来自科尔多瓦一家著名的养马场。这的确是一匹高贵的名马,非常吃苦耐劳,按它主人的说法,有一次,它连飞奔带疾走,足足跑了三十法里的路程。正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陌生男子突然停了下来,仿佛惊讶地发现自己多嘴了,对自己的饶舌十分生气。

“这是因为我要急着赶到科尔多瓦去,”他有些尴尬地继续说道,“我有一桩案子要向法官们申诉……”他一边说着,一边瞧着我的向导安东尼奥,向导赶紧垂下了眼皮。

阴凉和泉水使我心旷神怡,我不由得想起,我的蒙蒂利亚的朋友把几片美味的火腿放在我的向导的褡裢里。我让向导把火腿拿过来,邀请陌生人参加我们的临时便餐。假如说,他很长日子没有抽烟了,那么我想,他至少有四十八个钟头没吃东西了。他像一头饿狼似地生吞活剥地吃着。我心想,这个可怜鬼遇上我真算有福气。我的向导这时却吃得很少,喝得更少,连一声都不吭,尽管从我们的旅行开始后,我发现他是一个无人能敌的碎嘴子。客人的在场似乎妨碍了他,某种不信任的情感使他们彼此分隔开来,而我却猜不透其中的原由。

最后的几片面包和火腿都已吃尽,我们每人又都抽了第二枝雪茄烟;我让向导备好马,等我准备向我的新朋友告别时,他却问我今晚打算在何处过夜。

我还没有注意到向导使来的眼色,便说我准备在乌鸦旅店住宿。

“对一个像您这样的人来说,先生,那可是一个糟透了的地方……我也去那里,假如您允许我来陪伴您,我们可以一起行路。”

“非常愿意，”我一边说，一边跨上了马。

我的向导为我托着马镫子，又对我眨了眨眼。我耸耸肩膀作为回答，似乎在安慰他说，我十分放心，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安东尼奥神秘的眼色，他的不安神态，陌生男子偶然流露出的几句话，尤其是他一口气骑马行走三十法里路，以及他对此事所作的近情理的解釋，已使我在心里形成了对这位旅伴的看法。我毫不怀疑，我碰到的是一个走私贩子，或者是一个窃贼，但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相当熟悉西班牙人的性格，我确信，对一个跟我一起吃饭、一起抽烟的人，我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有他在场甚至还是一种确切的保护，以至于在路上不会遇到别的坏人。此外，我实在很想见识一下，一个强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强盗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同一个危险人物在一起，这事本身就很有诱惑力，尤其是当你觉得他既温和又驯良的时候。

我想一步一步地引导陌生男子对我说一些真心话。尽管我的向导一个劲地向我使眼色，我还是把话题转向拦路剪径的强盗身上。当然，我是怀着崇敬谈论他们的。那时，在安达卢西亚有一个著名强盗叫何塞-玛利亚，每个人都把他的业绩挂在嘴上。

“我会不会就是跟何塞-玛利亚走在一起呢？”我心里想……我讲起了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个英雄的故事，当然都是赞美他的事情，我高声地表达了我对他的勇敢和他的慷慨的敬仰。

“何塞-玛利亚只是一个滑稽的小丑，”陌生人冷冷地说。

“他是在对自己说公道话呢？还是表现得过分谦虚呢？”我心中暗暗自问。因为，我越是打量这位同伴，就越是觉得他

具备何塞-玛利亚的特征，我在安达卢西亚许多城市的城门口张贴的告示上读到过这些特征。

“是的，一点没错，就是他……金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大大的嘴巴，漂亮的牙齿，纤细的双手，做工考究的衬衫，带银纽扣的天鹅绒上衣，白色皮子的护腿套，一匹枣红色的马……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他的隐姓埋名吧。”

我们来到了客店。它正像他向我描绘的那样，就是说，是我所曾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一处。一个大房间用作了厨房、餐室兼卧室。在房间正中央，一块平平的石头上，生着一堆火，烟从屋顶上开着一个窟窿中飘出去，或者不如说，就滞留在那里，在离地面几尺高的地方形成一团云雾。沿着墙壁，就地铺着五六张破旧的骡子皮，这就是旅客们的床铺了。离房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离我刚才描述的惟一的那个房间——二十步远，有一个敞着的棚子，就算是马厩了。在这可爱的居所里，只有一个老妪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人了，至少在眼下是这样。两个人都黑得跟煤碳似的，衣衫褴褛。

“这就是古代门达-波蒂卡的居民所遗留下的一切！”我心想，“噢！凯撒！噢！塞克斯图斯·庞贝！如若你们重新来到这世上，你们该会多么地惊讶！”

一看见我的同伴，老妪禁不住脱口迸出一声惊异的叫喊：

“啊！堂何塞老爷！”

堂何塞皱起了眉头，很威严地挥了挥手，老妪立即闭上了嘴。我朝我的向导转过身子，偷偷地打了一个暗号，让他明白，他不必麻烦告诉我，今天要跟我们一起过夜的那个汉子的身份是什么了。晚餐比我想象的要强得多。在一张一尺来高

的小桌子上,先是摆上了一盆老公鸡红烧块烩米饭,里面放了许多辣椒,然后,是红油辣椒,最后是加斯帕乔,一种辣椒做的生菜^①。三道如此辣的菜迫使我们不断地求助于一只装有蒙蒂利亚葡萄酒的皮囊,这种酒的味道真是可口极了。吃完了饭,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只曼陀铃——在西班牙,到处都可以看到曼陀铃,我就问伺候我们吃饭的小姑娘会不会弹琴。

“我不会,”她回答道,“不过堂何塞弹得非常好。”

“这样的话,”我说,“就请您为我唱点什么吧。我特别喜爱你们的民族音乐。”

“我不能拒绝像您这样的一位正人君子,您给过我那么珍贵的雪茄。”堂何塞神情快活地高声嚷嚷道。他让小姑娘把曼陀铃递给他,他一边弹琴,一边唱了起来。他的嗓音有些沙哑,但却很是悦耳,曲调有些忧郁,也显得有些怪异。至于歌词嘛,我连一句都听不懂。

“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我对他说,“您唱的不是一首西班牙歌曲。它有点像是我在特权省^②听到过的左尔齐科^③,歌词应该是巴斯克语的吧。”

“对了,”堂何塞神态阴郁地回答说。他把曼陀铃放在地上,抱着胳膊,开始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一点点熄下去的火,满脸忧愁的表情。放在小桌上的一盏灯照亮了他的脸膛,这张既高贵又凶狠的脸,使我回想起了弥尔顿笔下的撒旦^④。兴

① 加斯帕乔实际上是冷汤,里头有面包、洋葱、油料以及各种各样的蔬菜。

② 特权省,是享有特别权利的省份,指阿拉瓦省、比斯开省、吉普斯夸省以及纳瓦拉省的一部分。当地的语言是巴斯克语。——原注

③ 左尔齐科是巴斯克一种民间舞蹈的曲调。

④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所著《失乐园》写撒旦因反对上帝而被贬落人间,但雄心不死。

许我的同伴也像撒旦一样，在幻想着他已离别的欢快时日，幻想着他因失足而导致的流亡生活。我试图让我们的谈话重新活跃起来，可是他一语不答，深深地陷入在悲愁的思绪之中。老妪用一根绳子挂起一张破被单，挡住屋子的一个角落，已经在角落里头睡下了。小姑娘也紧跟着钻进那个专为女性准备的角落。这时，我的向导站起来，叫我跟他到马厩去。但是，听到这句话，堂何塞仿佛被惊醒了似的，跳将起来，恶狠狠地问他要到哪里去。

“到马厩去，”向导回答道。

“干什么去？马儿有的是吃的。睡到这里来，先生不会责怪你的。”

“我怕先生的马病了；我想让先生去看一看：兴许他应该怎么办。”

很明显，安东尼奥想单独跟我谈话；但是我又不想引起堂何塞的疑心，在当时的情景下，我觉得应采取的最佳办法，乃是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因此我对安东尼奥说，我对马匹一窍不通，并说我困得只想睡觉。于是，堂何塞跟他到马厩去了。不过，很快，他便一个人回来了。他对我说，马儿没什么问题，但我的向导把它当成了一头珍贵的畜生，拿他的衣服为马擦身子，让它出汗，而且，他打算一整夜就干这件安闲的事情了。这时，我已经躺在了骡子皮毯子上，为了不碰到那皮毯，我用我的大衣仔细地把身子紧紧裹住。堂何塞请我原谅他斗胆跟我在一起睡觉，然后就在门口躺下，临睡前没忘记在他的短统枪上装好火药，然后把枪放在他用来作枕头用的褡裢底下。我们相互道了晚安，五分钟之后，两人都已经酣然入睡了。

我想我是疲倦极了，否则，我不可能在这样的客店里睡着觉。但是，大约一个钟头后，一种奇痒难忍的感觉把我从最初

的睡梦中弄醒。我一弄清楚痒痒的性质后，便翻身起床，心想，后半夜就是躺在露天，也要比呆在这难以寄居的屋顶底下强百倍。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从睡得正香的堂何塞身上跨了过去，我走得那么轻盈，竟没有把他惊醒就走出了房间。在靠近大门口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很宽的木头长凳；我倒在长凳上，尽量舒适地安顿下来，以度过剩下的半夜。我刚要第二次闭上眼睛，仿佛觉得有一个人和一匹马的影子无声无息地飘过我的面前。我从长凳上一跃而起，觉得认出了安东尼奥。我非常惊奇他在这时刻走出了马厩，便站起来，向他迎过去。他先是看见了我，停了下来。

“他在哪里？”安东尼奥压低了声音问道。

“在客店里，他正睡觉呢；他倒是不怕臭虫。您干吗把这马牵出来啊？”

这时，我发现安东尼奥给四个马蹄子仔细地包裹了旧毯子的碎片，以便走出马厩时不发出声响来。

“看在天主的分上，请您说话轻点声！”安东尼奥对我说，“您还不知道此人是谁吧。他就是何塞·纳瓦罗，安达卢西亚最最有名的强盗。我一整天都在给您使暗号，您都装做不明白。”

“他是不是江洋大盗，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回答说，“他又没有抢我们，我敢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

“好吧。但是，谁能告发他，谁就能得到二百迪加^①。我知道，离这里一里半的地方有一个枪骑兵的营地，天亮之前，我就会带来几个强壮的大汉。我本来还想把他的马牵走，但

^① 迪加本来是威尼斯的一种古金币。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在西班牙也曾发行过这种钱币，价值不等。

那畜生凶狠得要命，除了那个纳瓦拉人，谁也无法靠近它。”

“您真是见鬼了！”我对他说，“那可怜的家伙什么地方得罪了您，您竟然要去告发他？另外，您敢肯定，他就是您所说的那个盗吗？”

“绝对没错。刚才他还跟着我来到马厩，并对我说，‘你好像认识我；假如你胆敢对那个善良的先生说出我是谁来，我就叫你的脑袋开花。’先生，您在这里留下，留在他的身边，您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只要知道您在这里，他就不会起一丝疑心。”

我们边走边说，已经来到了离客店相当远的地方，等到不怕人听到马蹄的声音时，安东尼奥一眨眼的工夫就把裹在马蹄上的碎布片扯掉，准备上马。我又是恳求，又是威吓，竭力想把他拦住。

“我是一个可怜的穷鬼，先生，”他对我说，“二百迪加是不该白白丢掉的，尤其是，这样做又能为地方清除一害。不过，您可要小心在意：假如纳瓦拉人醒来，他一定会去抓他的短统枪的，您可要小心提防！我嘛，我已经骑虎难下了；您尽可能地对付着吧。”

这家伙跨上了马；把马肚一夹，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之中。

我对我那向导的行径深感气愤，也略略感到一丝不安。考虑片刻之后，我下定了决心，回到客店。堂何塞仍在熟睡中，毫无疑问，他正利用这一时机，恢复一下连日来的历险导致的疲劳而困倦的身体。我不得不使劲地把他推醒。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惊醒过来时那凶狠的目光和他一跃而起去抓短统枪的动作；不过，为防不测，我已经把他的枪移到了别的地方。

“先生，”我对他说，“请原谅我把您叫醒了；不过，我有一